詩說考略

詩說考略卷八

海門成　僎左泉著

陳

宛邱東門之枌

漢書地理志　武王封媯滿於陳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好巫鬼詩曰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植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吳札聞陳之歌曰國

無主其能久乎

李黃集解李迂仲曰子之蕩兮毛氏則以子爲大夫指此詩專刺幽公毛氏以子爲大夫則以人君不可以稱子然觀山有樞之詩曰子有衣裳子有車馬言子者蓋指晉昭公也晉昭稱子則知幽公亦稱子也鄭箋子者斥幽公也孔氏正義隱四年公羊傳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是諸侯之臣亦呼君曰子迂仲援山有樞爲證亦本孔氏然抑朱子集傳說則皆非子其君也

范逸齋補傳東門即去宛邱之道路也枌也栩也即道路

間之木也子仲氏之子旣先往於東門之下則南方
原氏之女亦不復績麻而往會之舉二氏之男女爲
言則下此者可知矣古人姓氏率而存於經不得而
廢也如邱中有麻之留氏如桑中之姜氏弋氏庸氏
皆其類也或謂南方之原爲南方之原野則於文義
有礙且宛邱旣自東門而出則在東而不在南矣必
無出東門而往南方之理意謂南方原氏之女來會
於東門之市井耳況春秋莊公二十七年公子友如

陳甚原仲則原為陳大夫何疑之有子仲原皆大夫氏子仲為男原氏為女毛鄭之說也歐陽氏謂子仲之子莫可知其為男女南方之原為國南原野非陳大夫朱子集傳從之嚴氏詩緝云兩章皆言女而末章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又為男女相悅則於上下文之脈絡亦未見其為妥貼也又前章婆娑其下次章市也婆娑詩亦頻替又原是郊原市乃市井一在國門之外一在國門之內既期會於南方之原又婆娑於國中之市揆之情事俱為未合蓋首章之婆娑子仲之男也次章之婆娑原氏之女也末章越以鬷邁乃道其男女之相悅贈物以結好也

按如地理志所云則此二詩當為淫祀歌舞之詩顏師古於值其鷺羽注曰舞以事神於婆娑

其下注曰歌舞以娛神鄭氏詩譜亦云大姬無
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從而爲之
觀詩所言非徒歌舞事神直自爲樂耳原其所
由蓋本於幽公幽公所以如此者又本於大姬
書曰敢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言其歌
舞無節若巫覡然也惟巫覡常以歌舞爲事大
姬既化而好之幽公又化而游蕩於宛邱之上
故其臣如子仲之子原氏之女亦化而婆娑於

枌榆之下蘓氏曰國之風俗各有所本昔有堯之遺風而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而游蕩無度亦理勢必然也

衡門

蘇氏詩集傳　夫棲遲必大屋樂飢必飲食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故從其所有而務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爲而已矣偕公

自謂國小無意於爲治故陳此以誘之

按序云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蘇氏從序說朱子集傳則以此爲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詩李迂仲曰學者於詩常通於意言之表不可泥於文辭之末衡門之詩雖以誘掖僖公之立志然亦可以爲學者處世之道夫榱題數尺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食不過一飽學者能三復衡門之詩所謂豈其

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則可以觀
富貴如浮雲耳蓋集傳說較直捷故雖宗序者
時亦有所不廢也

東門之池

鄭箋 於池中柔麻使我績緝作衣服與賢女能柔順君
子成其德教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
相切化也

按朱子集傳此男女會遇之辭然淑女非妖冶

之稱聽歌聽語聽言亦非褻狎誘淚之態序云

思得賢女以配君子者得之

墓門

蘇氏詩集傳　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於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爲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陳佗也佗之不臣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之去昔者誰爲此乎（鄭箋已猶去也）

范逸齋詩補傳　佗桓公之弟也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爲蔡人

所殺佗當桓疾病殺太子而以已代之可謂不義陳由是亂國人至於分散所謂惡加於民也序詩者不以爲君直言陳佗詩得春秋不稱爵書蔡人殺陳佗之忤與書衛州吁鄭忽同也

李黄集解 李迂仲曰天下之禍莫大於不善人得志於世君以爲賢而信任之天下皆知其必至於禍敗而已則不知也天下皆知而已獨不知則必至於顛倒而後悔也申屠剛謂隗囂曰夫未至豫言固嘗爲虛及

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正諫希得爲用也使人君能於未至而聽納忠梗之言則天下安有顛倒之患哉惟其事未至則忽而不信或指之以爲狂妄及其已至雖能悟其忠而悔其不從則是噬臍爾唐明皇天寶間李林甫以佞諛見用而張九齡以忠言見黜當此時必以林甫爲賢而以九齡爲不才也及其禍發幽陵身竄巴蜀乃知九齡之先見而悟林甫之姦賢如能也豈非所謂顛倒思予者乎至於德宗用

一盧杞以致涇卒之變亦可悟矣猶謂盧杞非姦邪夫明皇德宗委任非人以取播遷之辱其禍一也明皇猶能於顛倒之時而思乎固無益於禍敗也然比德宗於顛倒之後而尚不悟則明皇爲猶賢也若德宗者眞所謂下愚不移者矣

按序云刺陳佗蓋刺佗之不良而咎桓之不能夫佗爾其誅無良師傅者非也毛鄭遂以夫也不良爲師傅之不良誤矣朱子謂不知何所指然

初解亦從序說

防有鵲巢

歐陽氏　詩人刺陳宣公好信讒言而國之君子皆憂
本義

懼及己訓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累積而

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累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

延將及我也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者

鷊殺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也與貝

錦同

按序云憂讒歐陽氏從之其解與采葛畧同而朱子皆以為淫風遂矣陳宣信讒史無明文子貢詩傳謂泄冶被讒內子憂之而作說亦無據唯史記宣公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此與衞宣姜晉驪姬之事相似其間不無讒賊詩人之憂或以此歟

檜

鄶氏九 檜六[illegible]

王符潛夫論云檜在河伊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悟鄭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余案節信此言蓋本周書史記此高辛時有鄶之君非外傳檜仲也是以汲郡古文云帝高辛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鄶左史戎夫所云重氏伐之鄶君以亡是也世本云陸終娶鬼方氏妹曰女嬇生子六人四曰求言是

爲鄶人鄶人者鄭是陸終在高辛之後或因有鄶之墟而封之後爲鄭武公所滅耳王符之說失之

按鄭氏詩譜云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是詩之檜即高辛時之鄶但所謂妘氏伐之之君則非也或謂竹書紀年不足據然何以逸周書適與之合而周武王既封之後不聞

有亟氏伐之之事耶周室旣東鄭武公繼桓公爲平王司徒遂得虢檜之地而遷國焉則檜實滅於鄭武公非滅於重氏也朱子集傳敘檜世系云爲鄭桓公所滅則又因韓非子桓公襲檜之說而誤矣至於引蘇氏以爲檜詩皆爲鄶作如邶鄘之於衛今攷蘇氏集傳並無此說蓋檜與邶鄘不同邶鄘詩作於旣滅檜詩作於未亡前以其國微弱故世次不可得而推耳然可以

邶鄘例之說

隰有萇楚

輔氏詩童子問人之有知所以爲萬物之靈也有家有室所以異於物也今也政煩賦重不堪其苦反嘆不如物之無知無家室焉則不樂其生甚矣何爲使之至此極哉爲人上者宜有所覺矣

按此詩以朱子集傳爲直捷故輔氏發明其說如此序謂疾君淫恣而思無情慾鄭箋云萇楚

始生正直及其長大不妄尋蔓莽木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呂氏詩記畧變其說以萇楚枝柔牽蔓比人之多慾而以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然者爲赤子之心至長有室家而後爲所牽蔓嚴氏讀詩質疑從之然三章由枝而華而實特取物之得遂生以見人之不聊生耳與苕華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同意義本不繫乎引蔓也

匪風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其意蓋謂今之風非有道之風故飄飄而暴疾今之車非有道之車故偈偈然而疾驅非有道之風者以其政教失而感動天地非時風也非有道之車者以時之無道車之遲速無有節度也漢王吉亦嘗引此詩而曰非風發兮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匪車偈兮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其說亦與毛氏同

據此但言匪風匪車而毛氏以爲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是强增有道二字非詩人之本意乎凡上之所以動而化之非其道故曰匪風發兮匪風飄兮下之所以感而行之非其道故曰匪車偈兮匪車嘌兮其謂風以喻上之動而化車以喻下之感而行固與毛氏異然謂非其道則亦毛氏之出說程氏曰匪風不和之風也匪車不法度之車也風者天之動以與上之政車者民所爲以與下之俗其意以爲上政之

亂如風之不和民俗之乖如車之無法其說與王氏無以異是强以上下而分別之則其取譬爲勞而不甚簡徑至以匪風爲不和之風匪車爲非法度之車亦是强增不和無法等字也歐陽曰我顧瞻周之道欲往告以所憂而不得往者非是爲風之飄發非是爲車之嘌偈而不安我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寧也據此說是又以周道之道爲道路之道字據此詩以國小而思周道則周道不應爲道路之道也唯蘇

氏曰非風也而乃至發發非車也而乃至偈偈是以顧瞻周道怛然傷之也此說爲勝蓋言風則發發今非風也而發發車則偈偈今非車也而偈偈甚言其政之亂也其解匪風匪車二字方爲簡勁至于取喻又得詩人之意

按匪風匪車二句卽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意言政亂而人不安也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語尤簡爽

鄭箋　周道周之政令也

按序云思周道自指文武之治道言諸家以爲適周之道者非也范逸齋謂思周建國親侯之道時鄭將欲滅檜於旹曰時勢亦合

毛傳　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能治民矣

按歐陽本義云毛傳惟以老子烹小鮮之說解烹魚二字至於溉之釜鬵則無所說張子曰溉之釜鬵溉沃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不壞政亦

務覽其說益與毛傳相發明矣

曹

候人

毛傳　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何揭殺攴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

孔氏正義　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注云候人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官候人是上士下士則諸侯之候人亦應是士此

說賢者為候人乃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天子候人之徒百二十人諸侯候人之徒數必少於天子賢者之身充此徒中之一員耳其職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禁令備奸寇也以設候人者選士卒以為之引此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祋言以設候人是其徒亦名為候人也鄭言選士卒為之即引此詩則知此詩所陳是彼候人之士卒若居候人之職則是官為上士

不以身荷戈祋不得刺遠君子以此知賢者所爲非候人之官長也

范逸齋補傳　內君子而外小人泰之象也內小人而外君子否之象也候人之官遠在邊境所掌者何戈與祋之役而使君子居之赤芾者卿士之服常在君側而使小人居之是內小人而外君子也故序以遠近言之曹之爲國視此可知矣

按范氏補傳從毛傳說所謂遠君子而近小人

也朱子集傳云候人而何戈與祋者宜也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是專謂近小人也李迂仲黄實夫嚴思菴皆從毛氏程氏蘇氏則謂候人者欲其守疆埸而已而共公旣寵之乃使服卿大夫之服至於三百之多夫候人微官爾曹國之小不應有三百之多此說非也左傳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晉文入曹正當共公之世序云刺共公與左

傳合則所謂三百赤芾者正指乘軒三百人言

也大夫乘軒豈候人之謂乎

魏志 鵜鶘集靈芝池魏主丕曰此詩人所謂汙澤也曹

詩刺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知之士處下

位乎否則斯鳥胡爲而至宜博舉儁德茂才以答曹

人之刺

鳲鳩

蔣氏五經蠡測 變風陳檜曹三國皆言其國小無政不久滅

亡之狀不應曹風乃有鳲鳩所美其人之德儀大如許今詳詩文非惟三國所無實十三國風中所無惟淇澳美衛武之德辭語略相近如所謂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寬兮綽兮猗重較兮與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語相類有斐君子瑟僩赫咺與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不忒語相類然正是四國一語雖衛武之賢亦未敢當詳味詩人所稱决非為曹國君臣及春秋十三國君臣而作反覆玩味唯周公之德足以當之竊

料曹風與豳風聯屬疑豳風脫誤在此耳於是參攷
豳風如所謂其儀一分其儀不忒與赤舄几几德音
不瑕語相類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與袞衣繡裳語相
類正是豳人正是四國與四國是皇語相類若引此
詩置之破斧之下九罭之上其為稱周公之德無可
瑕疵者今姑作美周公解於後㊃鳲鳩一册而其子
七以喻周公一身而為萬方所倚賴毋常在桑而子
狩棘木以喻周公常居冢宰之位而所賴於周公以

爲安養者則或遠或近或上或下或內或外固非一所也所賴於周公者雖有遠近內外之殊而周公推其安養之道以及之則一視同仁初無遠邇彼此之間也且周公撫安斯世之心念之不忘有如同緒又豈有一誠之或綴哉此首章之意也二章專言其服飾之美蓋人樂其德故見其冠帶之尊嚴美好而詠之以見德稱其服耳三章言其正己而天下化之實大人之德也四章承上章之意復就其詩所謂閔人

乃四國之人也抑萬年之稱乃臣下頌禱天子之辭人臣不敢當周公雖未踐天子之位其實攝行天子之事利澤及於天下眞足以當聰明元后作父母之任故人亦以非常之福祿祝之良非僭諛也由是一語推之其爲美周公而作益信矣

按序云鳲鳩刺不一也而朱子集傳則以爲美君子之詩攷大學經解荀子呂氏春秋引此詩皆指德配天地利兼萬物成其身而天下成治

其身而天下治者言斯仁叔謂豳風脫誤在此以爲頌周公之詩雖未可定要其爲美詩而非刺詩則明矣曹叔振鐸文王之子讀烈顯承實覩見之其所以開國承家沾被爽澤者宜深且厚且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堯舜之遺風猶有存焉此詩疑爲老臣舊族以文獻世其家者本先聖王治天下之道以發爲詠歌之作所謂懷舊之蓄念思古之幽情也聖人錄此詩於匪

風下泉之間撥亂世反之正其意深矣

豳

周禮籥章仲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仲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則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鄭氏注豳詩豳風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類謂之雅者以其言男女之正也七月又有獲稻爲酒躋彼公堂

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歲時人功之成

顧亭林日知錄 豳詩不屬於豳風周世之國無豳此非太師所採周公追王業之始作爲七月之詩兼雅頌之聲而用之所報之事籥章逆暑迎寒則歛豳詩祈年於田祖則歛豳雅祭蜡則歛豳頌雪山王氏曰此一詩而三用也謂籥章之豳詩以鼓鐘琴瑟四器之聲合籥也笙師歛竽笙塤籥簫箎篴管春牘應雅凡十二

器以雅器之聲合樂也賦瞭播鼗擊頌磬笙磬凡四器以頌器之聲合樂也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此用七月一詩特共以器和聲有不同耳鴟鴞以下或周公之作或爲周公而作則皆附於豳焉雖不以合樂然與二南同爲有周盛世之詩非東周以後列國之風也

按鄭箋豳詩以應邠籥分殆及公子同歸以上

爲豳風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四章爲豳雅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孔穎達疏之曰述其政教之始則爲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豳頌其說與周禮說似畧異而分一篇爲風雅頌則同鄭氏世治周禮必有所本而顧亭林獨取王氏之說於義亦通故並錄之或謂楚茨信南山大田甫田是豳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是豳

頌然楚茨四篇如序說皆刺幽王如集傳說則
或主廟祭或主報賽唯甫田有琴瑟擊鼓以祈
甘雨之文而周禮又不言有琴瑟之樂思文配
天臣工噫嘻戒川官序一為助祭一為祈穀惟
豐年載芟良耜專言農事而序說集傳互有異
同亦皆於蜡無與且雅頌各篇絕無可證其為
豳之處此朱子所以謂其說可通而不敢信也
或謂既名雅頌當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

矣鄭樵仲曰豳風七篇自鴟鴞以下六篇皆非

豳事獨七月一篇豈足以當一國之事周禮有

豳雅頌豈不謂有豳詩而今亾之乎故齊魯韓

三家之詩皆無七月篇然則豳詩有亡者不可

得而知之也夫謂豳雅頌或亡說尚近情不于

豳風而疑其有亡則妄甚矣且鴟鴞以下六篇

不繫於豳而安繫耶

七月

張子詩說　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

劉氏詩傳通釋　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數不特此詩爲然也

按詩用夏正先儒皆無異說獨以正月繁霜十月之交爲周正耳然朱子集傳於正月釋爲正陽之月而十月仍從蘇氏說以爲純陰之月鄭漁仲謂正月繁霜十月之交注以夏四月八月皆非也二詩同出小雅何以獨用夏正王氏因

學紀聞曰詩小傳云詩有夏正無周正獨謂十
月之交爲周正可乎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
唐歷則有之識者疑其附會而爲此也愚案正
義謂校之無術而大衍歷日蝕義云虞劇以歷
推之在幽王六年虞劇造梁大同歷非始於唐
也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歷家因之孫
莘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
而詩人醜之安得曰分至不爲災也蘇子由陳

少南皆以十月爲陽月朱文公從之宋書禮志載魏史官之言曰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嘗考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 申 歷有二年之差後之算歷者於夏之辰弗集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疏矣沈存中云日食正陽之月先儒止謂四月非也正謂四月陽謂十月子由說與

存中同據此則詩用夏正前人之論詳矣萬充宗則謂詳玩詩文惟七月主夏時餘俱主周時蓋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皆夏時諸侯故就夏時立說其於十一月十二月避不成辭故就陽生而言日也十月序云大夫刺幽王也朱子以夏時言蘇氏訓十月純陰故稱陽月日有食之陰壯之甚古尤忌之予謂不然昏義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日食則天子素

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是此日食皆

爲變也故春秋必書莊二十五年夏六月日食

左傳稱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

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其餘則否昭十七年夏

六月日食太史曰正月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

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

奏鼓祝用幣史用詞由是觀之日食皆爲災而

在正陽巳月爲尤甚未聞以純陰亥月並言也

班固五行志釋正月為正陽純乾之月杜預亦云正月正陽之月也夏四月周六月蘇氏誤分正陽二字以正為巳月陽為亥月而附會此詩以為夏正之十月不惟不合班杜且違左傳特異正月不異餘月之義故知十月之交即周建酉之十月不必指為夏正之十月也當是時幽王失道亂亡已徵西周震矣三川竭矣岐山崩矣豔妻煽處災變頻仍而主昏日甚忠臣義士

痛結于中無所控告適因日食之變遂舉爲諷刺之端以舒其憤懣不平之氣追計其月之爲陽與非陽災之尤甚與非尤甚也哉愚以爲即無此日食西周亦必亡其詩必別有所託以爲端也奈何泥十月之爲亥月耶四月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據此則其詩所言時令乃周時非夏時也何以見之就夏時以言則順序而無愆不足以寓其隱

剌惟于周時則見其乖錯反常爲災實甚故所

謂四月卯月也六月巳月也卯月爲首夏至于

巳月已漸暑矣而反若暑之既往陽舒不勝陰

慘外紀載幽王九年有六月隕霜之異詩有正

月繁霜之變殆其時乎所謂秋午未申月也時

陰始微漸陽猶盛遂炎暑未退凉風尚遲乃反

凄凄然至百卉之具腓吾知其戾矣所謂冬酉

戌亥月也時宜漸衆而日反烈烈非愆陽乎位

工序曰諸侯助祭遣于廟也朱子云戒農官之
作噫嘻其詩上云維莫之春下云如何新畬則
莫春非寅月而何若以為夏之三月則歷稽經
傳告戒農功未有如此之晚者說者泥于來牟
將受二言以為此建辰之月不知以為將受猶
是方來而未熟之詞言之於辰月言之於寅月
亦無不可也朱子釋論孟言時月者皆從周正
獨詩注皆言夏時蓋其晚年有周正不改時月

之說謂論孟注爲未定之言嘗以語門人晏淵故蔡氏書注亦受意於朱子而於商書之元祀十有二月周書之十有三年春皆以夏正言之自是而後主夏正以言春秋者若程時叔之本義黃東發之日抄皆本詩書之注晏氏之傳力言周無改月改時之事噫武有天下改正朔子則周人之詩斷無不從周正者如六月小明朱子皆就夏時言乎謂朱子於六月援司馬法冬

夏不興師以見此六月興師爲急於玁狁夫司馬法所言夏卽指春夏時之夏然謂此六月爲周之六月亦夏時之四月也庸非夏乎夏正周正均皆夏也則興師皆爲急務矣必泥夏時而爲說耶小明首章云二月初吉次章云日月方除三章云日月方奧朱子釋爲夏正於除曰除舊生新於奧曰暖夫夏時之二月卯月也何舊可除何新可生且時方仲春安得爲暖故知

此二月乃周正建丑月也所謂日月方除者除有去義子月中日南至丑月則日去南陸而行北陸也日月方奧者奧室西南隅也堯典冬時厥民隩謂亥子丑三月氣寒民聚居室內周正二月正堯時季冬民皆隩處之時日月正南大寒之候也況采蕭穫菽夏正九月十月事也而詩言歲聿非周正而何朱子於諸詩皆以夏正言故於二詩亦從其類蓋其晚年所見之偏後

之儒者舍其論孟不刊之說堅守詩注傳說之言紛紛致辨使湯武改正大義反因之而晦亦可謂不善承師說矣蔡氏之論如此信乎發前人所未發者余不敢遽援以易前人之義故附識於此要之改正之說最難盡一周正建子改月改時孔安國鄭康成之說也程伊川胡安國以爲改月而不改時蔡九峯以爲時月俱不改鄭漁仲謂六經皆用夏正至以左傳謂春秋用

周正爲非此衆訟所以不决也嘗合羣經攷之春秋之用周正固然即周正之改月改時亦有歴歴可證者孟子言七八月之閒旱則苗槁矣朱子以爲七月八月者五月六月也若非五月六月何云苗槁孟子又言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朱子以爲十一月十二月者九月十月也若非九月十月築作之期已過何得更遲橋梁春秋書雩者二十其時皆七八月九月蓋

周之七八九月乃夏之五六七月正百穀望雨之時故雩祀以求之此與朱子所釋苗稿之說合國語單子過陳篇述夏令曰十月成梁盖夏之十月乃周之十二月此與朱子所釋與梁之說合明堂位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夫禘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爲季夏以四月爲六月矣郊特牲言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夫蜡祭在十月而言十二

月是以十月爲十二月矣泰誓言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言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考律歷志泰誓之春其實是冬此年冬至在戊午之明日是以冬爲春以十一月爲一月矣（商正建丑亦非月俱改商書元祀十有二月亦非夏正）且春秋書春無氷秋無麥謂時不改何以氷在春而麥在秋孟獻子言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謂月不改何以冬至在正月而夏至在七

月更改歷法昭公七年四月甲辰朔日食于降
婁之初則夏之二月也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
辛亥朔日食在龍尾則夏之十月也梓慎曰火
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此尤
其明白易見者也或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周
雖改月改時而巡守烝享仍從夏令然歟曰然
是見於周禮者可考也太宰云正月之吉始和
乃縣治象之法使萬民觀治象小宰云正歲率

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以及十二月斬氷仲冬教大閱之類皆夏正也舊注以正月之吉爲周正子月以正歲爲夏正寅月宋葉文康公反之謂子月在寅月前介官先觀於前而後令民觀之一定之次故以正歲爲周正以正月之吉爲夏正然據遂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及眂祲掌安宅敘降正歲行事實聯占夢季冬聘王夢爲言不得謂是周正子月也至舊注以正月之

吉為子月亦恐不然仲冬時方冱凍安得取義
和治是亦與月令和令相反矣則所謂正月者
疑猶然夏正也參觀各書竊意周官正月之吉
正歲均為夏正寅月以其始和布令則曰正月
之吉以其歲首行事則曰正歲名異實同無容
歧視此則所謂授時用政猶自夏禹者也安得
據此以為諸經皆用夏正且疑周正之不改時
月哉然則朱子亦致疑於改月不改時何也蓋

以金縢所言秋大熟未穫正合夏令耳然以豳風八月其穫觀之則金縢之未穫安知不指中月即如曾子言秋陽以暴之夫日莫烈于夏而曾子言秋諸以午未中之月爲秋也此亦改時之一證也知周正之改月改時則知鄭氏周詩用周正之說不誣矣

困學紀聞　豳風於十月云曰爲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

務故皆以歲言之

按呂氏詩記云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耳劉氏詩傳通釋云夏書有怠棄三正之語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是三正通於民俗其來已久此說非也改歲繫於十月之後者特謂大衆將至故穹窒熏鼠塞向墐戶爲將來卒歲之計耳豈謂一過十月即是來歲乎至夏書所云三正孔傳本訓天

地人三才之正道初無子丑寅之説蔡九峯以子丑寅爲三正未可據爲定論也蓋改正始於商咸有一德云爰革夏正易革之彖曰湯武革命象曰君子以治歴明時是商周以前未有也三皇之事吾不得而詳五帝以來有可稽矣孟春正月朔旦立春會于天歴之營室是顓帝之歴建寅也析因夷隩始以仲春終以仲冬是堯帝歴建寅也舜之正月元日禹之正月朔旦無

非建寅也董仲舒乃謂舜繼堯改正朔然皆日分巡四岳必按四仲非建寅而何后稷公劉實當虞夏之際故七月陳王業皆主夏正安得參以三正迭用之說耶曹氏曰此詩豳人用夏正而於十月言改歲者蓋其俗諸以禾熟記歲功之成殘歲無復事矣故歲雖未終而謂之改歲也其說與困學翁合但謂周人遂本此以十一月爲正亦似泥

鴟鴞

晉孔氏傳 周公攝政管叔及蔡叔霍叔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戡成王孺子成王辟法也周公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斯得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貽王

歐陽詩本義 管蔡流言周公東征誅之懼成王之怪已乃

作鴟鴞詩以貽王此金縢之說也其義簡直而易明鄭乃謂成王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叔流言夫冢宰聽政乃是常禮二叔何疑而流言也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東征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居之爾鄭乃謂周公避居東都者二年成王多得周公官屬而誅之夫周公本以成王幼未能行事遂攝政若避而居東則周之國政成王當自行之若已能臨政二年何又待周公歸攝乎使周公出

避成王能以法刑其尊親大臣之屬周公復歸其勢必不得攝且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攝乎剗周公誅管蔡前世說者都同而成王誅周公官屬六經諸史皆無之可知其臆說也

曹氏詩說 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金縢之弗辟蔡仲之命之致辟其為誅殺一也夫武王與周公共致天下方集大統以余攷之神器付之孺子以有周公故也而羣叔挾仇敵外叛

周公作其詩託鴟鴞言畏避小嫌坐視宗社之顛覆哉其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蓋言先王以此爾託於我我不討定其亂則無以告我先王苟爲避之而已何用告我先王而東山之役又何用戰士爲哉

李黃集解　李迂仲曰諸家多以室爲周室無足疑者鄭氏以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位無奪其土地鄭氏以管蔡流言周公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成王多得周

公官屬而誅之故周公告之謂既誅殺則無絶其位奪其土地蓋以官屬世臣之子孫以父祖之勤勞方有官位土地亦如鴟鴞之愛其巢王肅破之曰按經傳內外周公之黨俱存成王無所誅殺横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綴其大而急其小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歐陽亦破之室者周室也鄭氏以為官屬之世家非也

朱子集傳 周公東征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此上皆以鴟鴞爲作於武庚既誅之後者

孔氏正義 鄭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

李黃集解黃實夫曰此周公避流言于東而作詩以貽王也夫流言四出而成王未悟此人之所不堪而事之最難處者而周公乃雍容不迫託於詠歌陳祖宗艱難之業而言其憂國勤勞之志微諷其君而使之自悟未嘗有拂然之辭也前輩謂君臣之分譬如父子若子遭讒被譴惟有恭順謹畏三諫號泣起敬起孝而冀其父兄之自悔此知周公之心者也先儒謂救亂者乃周公欲流言之變振兵而誅流言之黨夫成

王方疑周公而周公遽握兵以出是益滋四國之謗也亦豈臣子所當為乎金縢言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陸德明以辟字爲扶亦切周公以法治流言之罪此說最害理不如鄭氏以辟爲避蓋周公攝政辟乃流言於國周公不得不居東以避罪耳天動威而成王悟金縢啟而袞衣歸出郊之迎已見於金縢之末而伐三監之事乃方見於大誥之書則流言之罪當在成王既悔之後非周公方被流言而遂舉握

兵而往也嗚呼武庚懷不逞之謀而發於管蔡失道之隙則三監之叛非叛周公也乃叛周也周公慮成王之不知而爲逆臣之所誤故作鴟鴞之詩以喻之其意謂周自后稷開基公劉篤烈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勞王家文武經營內外之治武庚旣逞其奸於管蔡而復欲并王室而毀之鴟鴞者指武庚也子者指管蔡也我室者謂王室也使成王而知此則庶乎亂可止矣故曰救亂也

朱子發蔡氏書說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亦辨此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理合如此或謂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何如處愚謂公亦

惟鑑其忠誠而已矣

書蔡氏傳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為致辟於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耶將自誅之耶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為周公矣若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

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爲管蔡此云二年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成王因風雷之變旣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又自三年也

許白雲集傳名物鈔按傳以鴟鴞之詩爲誅武庚後作蓋以周公居東爲東征也其原皆因金縢我之弗辟之辟讀爲致辟管叔之辟故其說如此亦朱子早年之說也

及後與蔡仲默論書手帖則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今書說恐已改定而詩傳乃若此者未及改也若從避音而以前說求詩則聖人之心與當時事勢之實皆可見矣

此上皆以鴟鴞爲作於武庚未誅之先者

按管蔡流言語侵成王周公是時鼎社初定殷遺未靖非即絕其禍亂天下安危未可知也故辟字作致辟解與事勢較合然鄭氏讀辟爲避

黃貴夫詩解朱子覆蔡氏書說推闡詳盡義極正大但謂成王誅周公官屬周公作詩以救其屬臣則說近無稽宏爲歐陽公所詆且以東爲東都時洛邑未營安有所謂都耶許氏謂從避音而以前說求詩如黃貴夫之說是也金仁山曰惟居東故可以出告向使居中秉國則成王猜深不利之疑雖吐赤心其孰能信之又曰鴟鴞之詩其情危其辭急盡有以憂武庚之必反

王室之必搖也夫昔也武庚以周公利權出三叔而今也仳若又以周公見疑嫉武庚則鄰蹈之變勢所必至故周公汲汲爲成王言之爲鳥言以自喻或以喻先王也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訓其已誘管蔡也毋毀我室訓其勿更搖毀王室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傷管蔡也二章言先王創業之艱固也今此下民孰敢侮予徵管蔡之內叛武庚之外逆則固未易侮也三章

言先王之勤勞也四章言王室之孤危外患之必至其辭不得不急也旣而成王悟周公歸管蔡武庚卒於叛盡其發謀造禍非一日矣其解義亦極穩洽然拘於避字之說遂非東山序所謂東征者附會以爲東行非東伐則失之矣

東山

鄭箋成王旣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

許白雲集傳名物鈔舊說周公東征誅管蔡歸而作朱子謂成王感風雷之變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三年矣歸作此詩于金子曰周公出避居東而歸其民周公采邑之民東征乃東行非東伐也若異日東征之事成王爲主天子之六師設有勞歸之詩則當爲雅而不在豳風矣愚詳味詞意恐果東伐歸後之詩其說有三東征之役固成王親行而傳謂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甚周公亦行矣其期正與於今三年相應一也

詠管蔡伐奄盡嘗有戰陳之勞矣若東未嘗戰而此曰勿士行枚二也先儒謂三代雖改正朔而月數皆易然則詩書以月冠者皆夏正之月也多方稱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則行役歸途在三四月間也成王迎周公乃在秋熟未穫之時詩稱十月穫稻則周公歸在九月間也而東山草木蟲鳥皆夏月氣象三也若成王主兵勞詩不當在豳風則當時以周公之作例附之七月諸詩亦

不可知也況風雅音節各有不同乎朱子嘗言之矣

但周公居東有二自流言之行公則避而居東二年

有風雷之變而迎公以歸然後作大誥東征三年而

歸此詩則作於東征而歸之時也

按此詩自我不見於今三年蔡氏據以破孔傳

居東即東征之說而謂居東即東征者曰二年

而得罪人因其罪之輕重而行法至於歸周則

三年矣或曰東征之役凡二年其往來首尾則

三年盡各從其義也

破斧

范逸齋補傳　凡詩言四國皆謂四方之國也說者以四國謂管蔡商奄而淮夷亦在叛國之數乃不及之則知其非矣蓋管蔡毀周公而四方之國從而播揚故謂之流言是詩美周公能討叛人而惡四國之人不知周公之忠若謂指管蔡商奄則狠戾之序不當謂則四國也

按四國以范氏說爲是李迂仲謂淮夷本卽奄也合而言之則爲淮夷分而言之則爲奄淮夷引逸書序所謂東伐淮夷遂踐奄爲證以爲不得分而爲二未免曲附毛氏矣

嚴氏詩緝 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矛戟無專言斧斨錡銶者斧雖兵器所用而以斨並言乃豳民所用以採桑者又錡爲鑿屬銶爲木屬以類言之知皆非兵器矣周公奉王命以討罪有征無戰又逝之三年不

爲急攻之計未嘗從事於戰陣唯行師有除道樵蘇之事斧斨之用爲多歷時之久則必缺故此詩言管蔡之亂何能爲哉但能破我斧缺我斨而已其兵器原無損也舊說謂破斧缺斨爲戰陣殺戮之多至於如此東山序云一章言其完孔氏云東征無戰陣然則破斧缺斨非爲戰也周公提王師以臨小醜若用其兵力一鼓滅之何待三年乎觀尚書所載周公之化商勸拳懇惻如父兄之愛其子弟眞所謂哀我人斯

也苟殺賊之多至於破斧缺斨則是與之血戰而僅勝之亦疲敝甚矣故血流漂杵孟子所不信揮刀紛紜衛氏之陋也

按淑子云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缺破我斯斧而已此嚴氏說所本也毛傳謂斧斨民之用禮義國家之用其意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與其國則是其君爲大罪攷序文無禮義之說詩人引類比物以斧斨爲禮義其事不類鄭氏謂

四國流言旣破毁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斧比周公以斨比成王則取喻更爲失類歐陽公辨之當矣然木義云斧斨刑戮征伐之大用也四國爲亂周公征討之凡三年至於斧破斨缺然後克之其難如此此則似不及嚴氏之說於當日情事較合且於王者有征無戰聖人不戰屈人之義爲尤協也

狼跋

鴟鴞詩本義　據序言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周公不失其聖攻之金縢自王啟籥見書之後悔泣謝天遂迎公以歸是已知公矣而狼跋詩序止言王不知則未啟金縢以前攝政之初流言方興管蔡未誅而周公居東都時所作之詩也康成以爲言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爲之太師終始無愆皆是已迎公歸後事與序所言乖矣王於公孫碩膚又以孫爲遜謂周公攝政七年之後遁避成功之大美而復成王之位因

以遂其謬說可謂惑矣毛傳跋胡疐尾是矣而謂公孫為成王是豳公之孫亦已疎矣是詩本美周公而毛謂成王有大美又不能解赤舄之義因知其疎謬矣然鄭持稱碩膚為美此其所以失也膚體也碩大也猶言膚革充盈也孫當讀如遜順之遜言稱順其膚體從容進退服舄几几然舉止有儀法也

按歐陽公以鄭箋為乖序義嚴思菴讀詩質疑亦同此說范逸齋補傳則謂詩序言周公攝政

遠則有流言近則王不知此推本其初而言況
詩之所詠乃周公東歸及復辟後事故曰德音
不瑕謂其終始無瑕也不失其聖之謂亦合終
始而言蓋又參序與箋而融貫之於理亦通至
毛傳以公孫爲成王則誠[illegible]如歐陽所譏乃蘇
氏又曰公孫周公也與劉公是七經小傳同夫
彼斧九罭皆已明言周公不應此詩復假公孫
爲稱究嚴氏謂與毛傳同其迂曲矣不若訓公

孫碩膚二句李迂仲取之嚴氏又以爲杜撰甚矣說經之難也

詩說考畧卷八終